



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目
最优秀的中文译本之一

老人与海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
张炽恒 鹿金 译

《老人与海》讲了一个老渔夫的故事，但是在这个故事里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。我佩服老人的勇气，佩服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也佩服海明威。——王小波

名家
名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〔美〕海明威◎著

张炽恒 鹿金◎译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:精装版/(美)海明威著;张炽恒,鹿金译.

-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15.10

ISBN 978-7-5190-0601-3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张… ③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8288号

老人与海

著 者:(美)海明威

译 者:张炽恒 鹿 金

出 版 人:朱 庆

终 审 人:朱 庆

责任编辑:陈若伟

装帧设计:张婷婷

复 审 人:姚莲瑞

责任校对:郑红峰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,100125

电 话:010-65389136(咨询),65067803(发行),65389150(邮购)

传 真:010-65933115(总编室),010-65033859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chenrw@clapnet.cn

印 刷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天池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880×1230

1/32

字 数:120千字

印 张:6

版 次:2015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0601-3

定 价:24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老人与海.....	1
乞力马扎罗的雪.....	68
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.....	95
五万元.....	131
赌徒、修女和收音机	159

老人与海

他，独自驾一只小帆船^①在湾流^②上捕鱼的老人。到今天为止，老头儿已经接连下海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捕到。前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儿陪着他。可四十天一无所获之后，孩子的爹妈对他说：这一阵子老头儿肯定是兜底交上倒灶运^③了。那是坏运气里面最厉害的一种。遵父母之命，孩子上了另一条船，第一个礼拜他们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看见老头儿每天回来时小帆船里空荡荡的，男孩儿心里面难受。他总是下去帮老头儿拿东西，或者是钓索卷儿，或者是钓鱼竿^④、鱼叉和卷裹在桅杆上的帆。那面帆用面粉口袋片打了补丁，卷起来时仿佛一面象征永远失败的旗。

老头儿身形单薄瘦削，脖梗子上皱纹很深。从他的腮帮子上一溜顺着颊边往下，长着些褐色的疙瘩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出来的良性皮肤瘤。他那双手则因为同大鱼较量，被钓索勒出了深深的伤痕。不过没有一道伤疤是新的。它们已年深日久，如同无鱼可打的荒漠中岁月侵蚀所形成的地貌。

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老了，除了眼睛。它们同海水一样的蓝，带着欢快的、未曾被击败过的神采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小帆船被拖到了岸边，他们往上爬时，男孩儿说道，“我又可以和你一起出海啦。我们家已经挣到了一点钱。”

①这是一种尖头方尾平底的小船，挂三角帆。

②即墨西哥湾流，世界第一大海洋暖流。岛国古巴位于墨西哥湾的口子上。

③原文 *salao* 为西班牙文，意为咸的、苦的、倒霉的。

④这种渔具一端带有大铁钩，用来扎住钓到的大鱼，将其拖上船。

老头儿教会了男孩儿捕鱼，男孩儿很爱他。

“不要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待着吧。”

“可是你记得么，你曾经八十七天没逮到一条鱼，接下来三个礼拜我们却天天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知道，你不是因为动摇了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爹爹赶我离开你的。我是个孩子，得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不怎么有信心。”

“是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可我们有，是不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先去台子廊屋^①，我给你买杯啤酒，然后再把东西拿回家，好么？”

“我就不客气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打鱼人酒不分家嘛。”

他们走进台子廊屋，坐了下来。不少渔夫拿老头儿打趣，他并不生气。还有些渔夫，那些上了年纪的，眼睛看着他，心里为他难受。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，只斯斯文文地聊湾流，聊他们把钓索漂下去有多深，聊持续不变的好天气，和最近经历的事情。当天有收获的渔夫们都已经返回，各自将马林鱼剖开，满满地平摊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两端各有两个人扛着，摇摇晃晃地抬到收购站去，在那儿等冰柜货车将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而捕到鲨鱼的人已将所获送进小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，那儿的人把鲨鱼吊在滑车上，取出肝，割下翅子，剥去皮，将鲨鱼的肉先切成条，然后再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日子里，港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场会飘过来一股子味儿。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气味，因为风转而向北刮去，且又渐渐平息了。台子廊屋里阳光明媚，令人愉悦。

“桑地亚哥，”男孩儿说。

“喂，”老头儿应道。他正握着酒杯，回想多年前的事。

^①据考，这家馆子应是位于临海的台地上，形状类似于廊屋，供应啤酒、咖啡和吃食，客人主要是渔夫和游客。

“我去给你弄点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么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去玩棒球吧。我仍然有力气划船，罗杰里奥会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去。我不能和你一起捕鱼，就让我帮你做点事吧。”

“你已经给我买了一杯啤酒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是个男子汉啦。”

“你第一回带我上船，我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那天我拖上船的鱼太生猛了，它几乎把船折腾成碎片，害你差点儿丢了小命。还记得么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啪嗒啪嗒地拍打，横座板也被拍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我被你扔到船头，待在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旁边，感觉到整个船在颤抖。你用棍子揍它的声音就像砍倒一棵树，甜丝丝的血腥味儿罩住了我全身。”

“你是真记得，还是因为我跟你说过才知道的？”

“从我们第一次一起下海起，每一件事我都记得。”

老头儿用他那双久经太阳灼晒的眼睛看着他，目光里深信不疑，充满了爱。

“假如你是我自个儿的小子，我会带你出海去赌赌运气的，”他说，“但你是你爹你妈的，而且你上了一条好运气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好么？我还知道去哪儿弄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自己有，今天剩下的。我给它们抹了盐，放在盒子里。”

“还是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头儿说。希望和信心从未在他心中消失过，此刻更是焕然一新，如同乍起的微风。

“两条吧，”男孩儿说。

“就两条，”老头儿同意了，“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就算去偷我也愿意，”男孩儿说，“但那是我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”老头儿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会去琢磨自己怎么就到了谦卑的程度。但他知道自己到了谦卑的程度，而且知道这并不丢人，不会给真正的自尊心造成任何损伤。

“看这湾流，明儿会是个好天，”他说。

“明天你去哪儿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去远海，风向转了再顺风回来。天亮前我就出港。”

“我想法子叫他也跑远些，”男孩儿说，“那样你如果钓到真正的大鱼，我们就可以过去帮你了。”

“他不肯跑太远的。”

“是的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可我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一只追鱼群的鸟儿，那我就可以叫他跟着鲱鳅往外跑了。”

“他的眼睛已经那么不好使？”

“差不多成瞎子了。”

“奇怪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又从来不曾捕过海龟。那才是伤眼睛的活儿呢^①。”

“可是你去蚊子海岸^②捕海龟好多年，眼睛还是好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儿。”

“可你如今还有足够的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么？”

“还行吧。我还有不少窍门可以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东西拿回家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然后我要拿手撒网^③去捉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小船上拿起渔具。老头儿将桅杆扛在肩上，男孩儿抱起木箱，里面装有一卷一卷编得很结实的钓索，又拿了钓鱼竿和带柄的鱼叉。装鱼饵的盒子放在小帆船的船尾板下面，盒子旁边那根棍子是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的。没人会偷老头儿的东西，但还是把船帆和粗钓索拿回家的好，因为它们淋露水是有害处的。再说，老头儿虽然拿得准当地人决不会对他下手，他还是认为，没必要把一根钓鱼竿和一柄鱼叉留在船上，诱惑别人。

①伤害龟类会伤眼睛，因为龟具灵性。似乎不仅西方人有这种迷信或“神秘的观念”；译者小时候也听到过老人们类似的说法。

②加勒比海位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之间的近海水域。

③小型网具，使用时人站在岸边或船上，撒下去即捞。

他们顺着道儿一同走到老头儿的棚屋跟前，进了敞开的门。老头儿将裹着船帆的桅杆靠放在墙上，男孩儿把箱子和其他渔具放在它旁边。桅杆差不多跟这座单间的棚屋一样的长。屋子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的苞壳造起来的，那玩意儿叫作“海鸟粪”。屋里面有一张床，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，还有泥地上一块用木炭做饭的地方。墙壁是拿纤维很结实的“海鸟粪”苞壳片压平了，交叠着镶砌成的。墙上有一幅彩色的《耶稣圣心图》，还有一帧《科布雷圣母像》。这些画儿是他妻子的遗物。从前墙上还挂着一张他妻子的着色照片^①，但被他取下来了，因为他看在眼里，心里面就凄凉得受不了。如今它放在墙角的搁板上，用一件干净衬衫罩着。

“你有啥吃的么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一盆子鱼拌黄米饭。你也吃一点吧？”

“不了。我回家去吃。我帮你生火好么？”

“不用啦。待会儿我自己生。吃冷饭也不要紧的。”

“那我把手撒网拿走啦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手撒网并不存在。手撒网是什么时候卖掉的，男孩儿记得很清楚。但他们照常每天将这套子虚乌有的把戏演一遍。一盆子鱼拌黄米饭同样是虚构的，这个男孩儿也心知肚明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想看见我逮一条去掉下水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回来么？”

“我拿手撒网去捞沙丁鱼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么？”

“好的。我有昨天的报纸，我想读一读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男孩儿不知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属于虚乌有。但老头儿从床底下把它拿了出来。

“是佩德里科在酒店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捞好沙丁鱼就回来。我会把我们俩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

^①所谓着色照片，与后来才有的彩色照片不同，是将黑白照片上色制成的。

上再分。等我回来，你给我说说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^①不可能输的。”

“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要对扬基队有信心，我的孩子。想一想大将迪马吉奥^②吧。”

“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，也担心底特律老虎队。”

“慎着点，不然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色萨克斯队你也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下点功夫，等我回来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该不该买一注尾号 85 的彩票？明儿可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买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可你的了不起的纪录是八十七，这怎么说？”

“不会两次都八十七的。你估摸着你能弄到一张尾号 85 的么？”

“我去预订一张。”

“一张。那就是两块五哟。这笔钱我们向谁去借呢？”

“这不难办。两块五我随时都借得到的。”

“估摸着我也能借到。但我是尽量不借债的。开了借债的头，讨饭日子在后头。”

“穿暖和点儿，老爹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现在可是九月份了。”

“正是来大鱼鱼汛的月份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换了五月份，全是好渔人。”

“我这就去捞沙丁鱼，”男孩儿说。

男孩儿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。太阳下了山。男孩儿从床上拿来旧军毯铺在椅子背上，盖住老头儿的肩膀。真是很奇怪的肩膀，虽然老了，却依然强健。老头儿的脖子同样很壮实，而且他睡着时脑袋向前耷拉着，脖梗上的皱褶就不怎么显得出来了。他

①“扬基”在美国是“北方佬”的意思；在英国是“美国佬”的意思。

②乔·迪马吉奥，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，出生在旧金山一个渔民家庭，1936—1951年效力于纽约扬基队，退役后与玛丽莲·梦露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，终生爱恋她。

的衬衫补过许多回，弄得就跟那面船帆似的。那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了色，一块一块深浅不一。老头儿的脑袋很苍老了，眼睛闭上时，脸上便了无生气。报纸摊放在他膝头，被他的一只胳膊压住，在晚风中才没被吹走。他赤着脚。

男孩儿撇下他离开了。回来的时候，老头儿依然睡着。

“醒醒，老爹，”男孩儿说，将手放在老头儿一只膝盖上。

老头儿睁开了眼睛，有一会儿，他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似的。然后他露出了笑容。

“你弄到什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们该吃晚饭了。”

“我还不是很饿。”

“快吃吧。你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曾经这样干过，”老头儿边说边起身，拿起报纸折好。然后他开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裹在身上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那你得长命百岁，好好保重自己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，煎香蕉，还有点儿炖菜。”

饭菜装在双层金属盒里，是男孩儿从台子廊屋拿来的。两副刀叉和汤匙各用一张餐巾纸包着，装在他口袋里。

“这是谁给的？”

“店主马丁。”

“我得跟他说声谢谢。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”男孩儿说，“你不必再去啦。”

“我要把一条大鱼的肚子肉送给他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他这样帮我们不止一回了吧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除了鱼肚子肉以外，我还要另外送他一点东西。他对我们非常体贴的。”

“他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最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这是瓶装的，哈土依牌啤酒^①，喝完我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劳烦你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们开吃吧？”

“我早问过你啦，一直在等着呢，”男孩儿轻声款语地说，“我想等你准备好了，再打开饭盒。”

“现在我准备好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刚才去洗手耽误了点时间。”

男孩儿心里面说：你去哪儿洗的呢？村子里的供水处在前面路边，跟这儿隔两条街呢。男孩儿心想：我该给他捎点水来的，外带一块肥皂，一条像样的毛巾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呢？我得再给他弄一件衬衫，准备一件过冬的外套，搞一双什么鞋子，还要加一条毯子。

“炖菜味道好极了，”老头儿说。

“给我说说棒球赛吧，”男孩儿请求道。

“我说过的，美国联赛就数扬基队了，”老头儿快活地说。

“今天他们输了，”男孩儿告诉他说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。大将迪马吉奥重振雄风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队员呢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可他是关键人物。要说别的组，在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中间，我本该选布鲁克林队的。可转念一想，我又想到了迪克·西斯勒，想起他在老公园击打出的那几个了不起的好球。”

“那几球可真是没得比。我从没见过谁击打出那么远的球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常来台子廊屋那些日子么？我曾经想带他出海捕鱼，可我太腼腆了，没敢开口。我叫你去请他，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知道。真是错过了大好机会哟。兴许本来他有可能跟我们去的。那样我们就一辈子有得咂摸了。”

^①哈土依是十六世纪初印第安人泰诺族酋长，反抗西班牙殖民的“古巴首位国家英雄”。著名的哈土依牌啤酒以他的名字命名，是一种淡啤酒。

“我想带大将迪马吉奥出海捕鱼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听说他爹也是个渔夫。兴许他曾经跟我们一样是穷人，能理解我们的心意。”

“大将西斯勒他爹可绝不是穷人，他在我这个年纪，我说的是老西斯勒，就已经在大联赛上打球了。”

“我在你这个年纪，已经站在开往非洲的一条横帆船的桅杆前面。我看见过黄昏时沙滩上的狮子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说过的。”

“我们聊非洲呢还是聊棒球赛？”

“还是聊棒球赛吧，”男孩儿说，“给我说说大将约翰·J·麦克格劳。”他把J念成了“乔塔”。

“早年有段时间他也常来台子廊屋。但他一杯酒下去，人就变得粗野，说话很难听，不好相处。他的心思用在赛马上不比用在棒球上少。至少他是整天把赛马名册揣在口袋里的，他经常在电话里提到赛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大经理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爹认为他是最大的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头儿说，“假如杜罗歇接连好几年每年来这儿，你爹也会认为他是最大的经理。”

“那说真格儿的，谁是最大的经理呢，卢克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分不出高低。”

“最好的渔夫是你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。”

“Que Va，^①”男孩儿说，“好渔夫有很多，很棒的也有那么几个，可最好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说得我很开心。希望别来一条太大的鱼，把我们俩给否了。^②”

“没那样的鱼的，只要你的力气还像你说的那么大。”

①西班牙语，意思是“不可能”。

②这里语出双关，意思是证明孩子说得不对，同时证明老人不是最好的渔夫。

“我的力气兴许已经没我想的那么大了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但我知道许多窍门，而且我有决心。”

“现在你该上床睡觉了，睡足了明天早晨才有精神。我把东西送回台子廊屋去。”

“那就晚安吧。明天早晨我叫醒你。”

“你是我的闹钟，”男孩儿说。

“我的闹钟是岁数，”老头儿说，“老人为什么醒那么早？为了过上更长的一天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只知道小孩子睡懒觉，睡得沉。”

“我不会忘的，”老头儿说，“我会及时叫醒你。”

“我不喜欢他来叫醒我。就好像我不如他似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好梦，老爹。”

男孩儿走了。刚才他们吃饭时，桌上也没个灯，这时老头儿摸黑脱掉裤子，上了床。他把裤子卷起来，将那张报纸塞在中间，做成个枕头。他将毯子裹在身上，在铺着另外一些旧报纸的钢丝弹簧床上睡了下来。

一会儿他就睡着了。他梦见了自己还是个男孩儿时见到的非洲，绵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，白得耀眼，还有高高的海岬和巨大的褐色山峦。如今每天夜里他都生活在那一带海岸边，在梦里听见海浪的轰鸣，看见土著的船从浪涛间驰骋而来。他睡着时能嗅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^①，还有清晨陆地上吹来的风所挟带的非洲的气息。

通常他嗅到陆地上吹来的风就会醒来，穿上衣服，去把男孩儿唤醒。不过今夜陆地风的气息来得特别早，他在梦里知道时间还早，就继续把梦做下去。他见到岛屿的白色峰峦从大海上升起，接着又梦见了加那利群岛^②的各个港口和泊锚处。

①以前西方人的木船是用柏油加上棉或麻的废料填塞板缝防漏的，热太阳一晒，就会散发出气味。

②西班牙飞地（即远离本土的属地）和自由港，位于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上。

他的梦里不再有暴风雨，不再有女人，不再有大事件，不再有大鱼，不再有打斗和角力，也不再有他的老婆。如今他只梦见一些远方的所在，还有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像小猫一样在薄暮中嬉戏，他爱它们，如同爱男孩儿一样。他从来不曾梦见过男孩儿。他就那样醒了，透过敞开的门望着月亮，将裤子摊开来，穿上。他走到棚屋外面撒了一泡尿，然后就顺着道儿走去叫醒男孩儿。在凌晨的寒气中他直打哆嗦。不过他知道，打打哆嗦会暖和起来，而且没多久他就要划着船儿出海了。

男孩儿家的门没上锁，他轻轻地推开门，赤着脚悄悄走了进去。男孩儿熟睡在前屋里一张帆布床上。月亮正在淡出天幕，借着透进屋子的月光，老头儿能清楚地看见他。老头儿轻轻拿起男孩儿一只脚，握在手里，男孩儿被弄醒后转过脸来望着他。老头儿点点头，男孩儿从床边椅子上拿起裤子，坐在床沿上，将裤子穿上。

老头儿走出屋门，男孩儿跟着出来了。他一副没睡醒的样子，老头儿搂着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抱歉。”

“Qua Va^①”，男孩儿说，“男子汉就该这样子。”

他们顺着道儿走向老头儿的棚屋，一路上看见赤脚扛着桅杆的人影在黑暗中往来。

走进老头儿的棚屋后，男孩儿拿起筐子里的钓索卷儿，又拿上了鱼叉和钓鱼竿。老头儿拿起裹着船帆的桅杆，扛在肩上。

“去喝杯咖啡？”男孩儿问。

“先把东西放到船上，再去喝一杯。”

在一处大清早专门为渔夫服务的早点摊位上，他们用炼乳罐头喝着咖啡。

“昨晚你睡得好么，老爹？”男孩儿问。虽然此刻摆脱睡意依然很辛苦，他已经清醒过来。

“挺好的，马诺林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今天我感觉挺有信心。”

①西班牙语，意思是“没什么”。

“我也是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要去拿你我的沙丁鱼了，还有你的新鲜鱼饵。我们船上的东西都是他自己拿的。他从来不要别人拿。”

“我们就不一样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拿东西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男孩儿说，“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再喝一杯。我们在这儿挂账的。”

他走了，赤脚踩着珊瑚石，向存放鱼饵的冷藏室走去。

老头儿慢慢喝着咖啡。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，他知道应该把它喝下去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吃饭感到厌烦，出海从来不带午餐。他在小帆船的船头下面放了一瓶水，那就是他一天的全部需要了。

男孩儿拿着沙丁鱼和包在报纸里的两条鱼饵回来了。他们脚下踩着嵌有鹅卵石的沙子路面，沿小径向小帆船走去。他们抬起船，让它滑下了水。

“好运，老爹。”

“好运，”老头儿说。他将船桨上的绳结扣在桨脚架上，身体前倾以对抗桨片在水中遇到的反推力，在黑暗中开始把船划出港口。别处海滩上也有船在出海，老头儿听见他们的船桨入水和划动的声音，不过他看不见它们，这时候月亮已经沉到山峦后面去了。

不时会有一条船里面传来人声。但大多数的船除了桨声以外，全然静默不语。它们出了港口之后便分散开来，各自向希望能找到鱼的海域驶去。老头儿知道自己在划向远海，他已将陆地的气息抛在身后，驶进了黎明时分海洋的清新气息之中。有一片海域被渔夫们叫作“大深井”，因为那里突然陷下去，形成了一个深达七百英寻^①的深渊。湾流撞到海底峭壁上弹回来搅起漩涡，引来各种鱼儿麋集于此。老头儿划着小船经过的时候，看见了水里面马尾藻发出的磷光。在那片海域的深不可测的巢穴里，聚集着一片一片的虾和一群群可用作鱼饵的小鱼，有时还有成群的乌贼。它们在夜间上浮到靠近海面的地方来，

^①英寻为海洋长度单位，一英寻等于 1.8288 米。

成为所有游荡过来的鱼儿的食物。

在黑暗中老头儿感觉到早晨正在来临。他边摇着桨，边听着飞鱼出水时的颤声，还有它们在黑暗中腾空远去时直挺挺的翅子所发出的咝咝声。他非常喜爱飞鱼，它们是他在海洋上最主要的朋友。他为鸟儿们感到难过，特别是纤弱的黑色小燕鸥，它们永远在飞翔和寻觅，却极难得寻觅到食物。他心想，鸟儿们的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，除非是强盗鸟^①和那些个儿大力气大的家伙。既然听任海洋有时候那么残暴，为何又把鸟儿，比如那些海燕，造得如此柔弱纤美？海洋是仁慈的，且十分美丽。然而她可以一下子变得残暴，并且来得很突然；但这些飞翔的鸟儿，不断扎下来猎食的鸟儿，声音那么细微和凄惨，它们却被造得如此柔弱，根本就不是海洋的对手。

他在心里面总是用 la mar^② 来称呼大海，这是人们爱她时对她的西班牙语称呼。有时候爱她的人也会说她的坏话，但在他们的口中，她始终仿佛是个女人。有些年轻渔夫，靠鲨鱼肝赚了很多钱，用浮标做钓索的浮子，还买了汽艇，他们称呼她 el mar，那是一个阳性的词儿。在他们口中，她是个竞争对手，是一块地方，甚至是敌人。但在老头儿心目中，她始终是女性，有时给人莫大的恩惠，有时扣住不给；假如她做了什么狂暴或恶劣的事情，那是因为她不能自制。他心想，月亮影响了她，就像影响女人一样。

他稳稳地划着船。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事，因为他保持着一定的速度，而且海面上风平浪静，只除了湾流上偶尔出现几个漩涡。他在让湾流帮他干三分之一的活儿。天开始泛亮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来到很远的地方，大大超出了他对这个时辰的期望。

我在大深井上面干了一个礼拜却一无所获，他心想，今天我要摸索到鲷鱼和长鳍金枪鱼鱼群的所在，说不定会有个大家伙跟它们在一起呢。天还没有大亮，他已经将鱼饵放了出去，听任船儿顺着湾流往

①强健的大型海鸟，喜欢抢劫其他海鸟辛苦得来的食物。

②西班牙语，阴性名词“海洋”。